

记忆中的露天电影

■陈诗悠

周末,带孩子回乡下了。傍晚刚吃完饭,就听到邻居家的小孩在村巷里大声喊道:“快出来哟,晒谷坪上要放电影了!”

这一喊,竟让我有种恍如隔世之感。村子里放露天电影,已是很久远的事了。

于是,我赶紧收拾好碗筷,踱步到不远的晒谷坪。果然看见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,正在晒谷坪上忙碌地支起一块大电影幕布。只是那块电影幕布很新很白,感觉用得很少。支好幕布后,那个放电影的人用投影仪将影像投到电影幕布上,并细致地调试着效果和位置,影像渐渐清晰有质感。随着夜幕的降临,效果就更好了。

暮色浓郁起来,陆续有人来到晒谷坪观影。几个七八岁大小的孩子尤为积极,还早早搬来凳子抢占最佳位置。我家的两个小孩是头一次看这样的电影,也兴致勃勃,像看把戏一样开心。

我站在一旁看电影的同时,和那放电影的人闲聊了一阵。他告诉我,如今看露天电影的人已经不多了。

想来,露天电影逐渐落寞,跟现代文化的多元发展有很大的关联。但是,我仍旧非常怀念那段看露天电影的时光。

记得,我小时候,正好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经常喜欢去姨妈家玩,因为姨妈家附近有个大晒谷坪,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放电影。那时只要听说有电影看,村子里的人都激动万分,吃过晚饭就早早守在晒谷坪等待。

那时的电影幕布又旧又脏,放电影的人很吃香,经常到处放电影,电影幕布上沾满俗世的灰尘、质朴、人气、热闹。那时电影投影时,旁边有一台胶片放映机,上面一个圆盘镂空胶片在不停地转,才能将影片投到布上。而且经常电影放到一半,或最精彩处就突然黑屏了。这时,大家发出一阵“呜喔”,觉得甚是扫兴。放电影的人马上解释:“要换一卷胶片了。”大家瞬间又恢复了兴致,期待非常。而电影的画面也不是很清晰,还有雪花点,但我们总是看得津津有味。

那时,晒谷坪上到处都围满人,站的站,坐的坐,蹲的蹲。当有人站在投影的光里,把电影影像挡住了,会引起强烈的公愤,大家急得大声喊骂。那个人意识到后,赶紧不好意思地闪躲开,脸都红到脖子根了。大家看电影时很认真,目不转睛,全神贯注,跟着电影里的人一起哭一起笑,像是看别人的故事,演绎自己的人生。

除了在村里的晒谷坪看电影,每一个学期,学校也会组织我们看一场电影。放电影的人会把所有的电影器材,搬到学校的一间教室。而我们一个学校好几百人,学校负责人便排好看电影的时间,某某班级几点到几点看。当轮到我们班级时,同学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,兴高采烈地搬着自己的凳子排队去放电影的教室。

那时年少的我,只要听说当天有电影看,高兴得不得了,连课都上不好,一直魂不守舍。

那间腾出来的教室,每个窗子上挂了一块黑布。当我们进去把凳子摆好坐下,黑布全部一拉,教室里黑乎乎一片。但当幕布上闪现影像,我们惊慌又澎湃的心也终于在此刻落定。学校经常放打仗的影片,大家看得热血沸腾。一会唏嘘不已,一会高声欢呼,一惊一乍,好不热闹。

这便是我记忆中有趣的露天电影。而露天电影在我父辈那个年代,却更是处于巅峰时期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最大的娱乐就是去大公社看戏或者看电影。那时为了能看一场电影,住得很远的人,手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赶过来。记得作家范诚老师就在他的文章《流失在远山的火把》里,这样动情地描写着人们去公社看戏看电影的场景:“四面八方山路上的火把,零星地向人民公社移动、集中,夹杂着阵阵狗叫、阵阵欢笑,十分热闹。”

我的母亲也跟我讲过那时看电影的场景。在那个贫苦的年代,只要听说哪里有电影看,大家都会在村子里奔走相告。当干完一天的农活,洗好澡,吃完晚饭,大伙就结伴去看电影,就算要走几十里路,也不在话下。

母亲还说,有一次,姨妈和姨妈的对象带着8岁的她和5岁的小舅去隔壁镇上看电影,虽早早赶到,却已是人挤人,围得密不透风。像他们这样的小孩子根本就看不到,更加挤不进,只能看大人的后背了。母亲很机灵,硬是从人群中爬到最前面去了。5岁的小舅太小了,于是姨妈的对象就让小舅坐到他肩膀上看,这样真是视野开阔,别人再也挡不住了。

当电影散场后,漆黑之中,一片哗然。大家亮着手电筒或举着火把,向四面八方散去。在回去的路上,大家还在谈论当晚看到的电影情节,你一言我一语,激烈又热血。我想,那时的露天电影,已然成了艰苦岁月里最大的慰藉和消遣。在很多年后,当回眸一瞥时,仍旧让人感慨万千。

而现在看电影,大家都是走进电影院。那里屏幕很大,效果很好,空调很舒适,座位很多,远近高低都有,坐在场内的观众安静又有素养。但是再也没有当年看露天电影时那种俗世里的亲切、野蛮和欢乐,远去的露天电影,已是人们心中珍贵的记忆。

制图:何芬

石牛峰上三遇

■陈学阳

面见护林人

云岚深处挺苍松,戴月披星踏雪行。
莫道柴门多鸟雀,惯将林籁作歌声。

探访养蜂人

一间茅舍一张床,早把牛峰当故乡。
不向行人夸蜜色,蜂房未开已闻香。

路遇采药人

攀山越岭独忘疲,倚杖提筐雾霭随。
遍采参苓无险阻,只为世上绝疮痍。

小吃忆旧

■贺万顺

人除了主食之外,总得有些小吃。不同的年代、地域、族别,小吃也呈现多样化,各有特色。上世纪50至70年代,衡阳小吃也别具风味。

红薯是常见的农作物,当大米短缺时,它既替代了主食填饱了人的肚子,又可将红薯深加工,制作出诸多小吃样品。天放晴时,各户趁早将红薯煮熟捣烂,刮平在长方形木板上,稍后铺放于草荐,用来制做薯片。待干后生吃或在火上稍烤即吃,或剪成小薯片去油炒、油炸,招待来客。煮后的红薯旁根和生的红薯切片,经多日晾晒后也可食用。

大豆收获了,农妇心灵手巧,闲时架锅炒豆子。炒豆子,犹如曹植《七步诗》中“萁在釜中燃,豆在釜中泣”的情景。炒的豆子也用来款待客人,吃时还可增强口腔运动。

过苦日子时的农村学生,经常携带红薯附属品或豆粒去学校供大家共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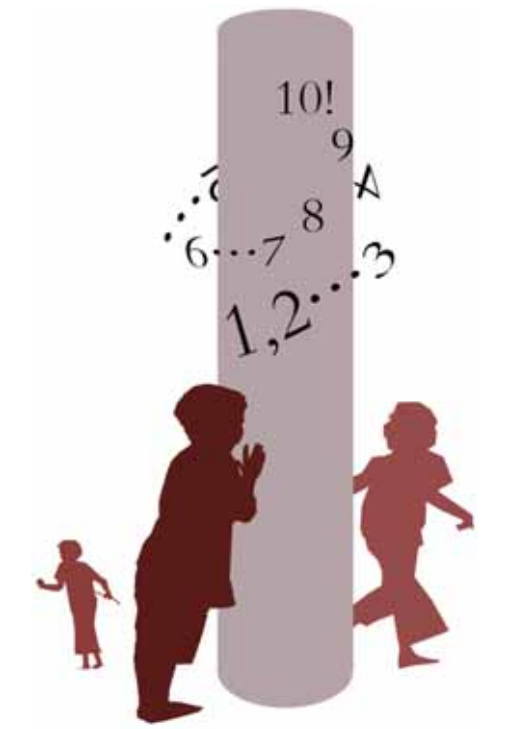
村子周围有枣子、柚子、桑椹、臭皮柑等果木。果子尚未成熟,顽童就去尝鲜了。主人气得直跺脚,疲于值守、谩骂、驱赶,偷吃的孩子见状作鸟兽散。一发大风,小孩则欣喜若狂赶往枣树下。枣子散落在地上,有青的也有红的。红的枣子也许藏有虫屎虫子,可小伙伴们并不惧怕。吃桑椹,嘴唇显现红或紫色,酸味的臭皮柑、柚子,孩儿们却全然不顾,吃得津津有味。山上摘野果,水塘采菱角也蛮有一番乐趣。

盼到春节,孩子们还能吃到状元红、猫耳朵、猫屎根、酥糖、饼干、糖珠等。我的母亲十分节俭,春节刚过,即将剩下的小吃收藏在楼上一装有石灰的陶制器具内。每当我口馋时就去偷吃,然而母亲并未严厉惩处我。货郎担走村串户,小捣鼓频频作响,吸引小伙伴们前来购买。尤其是那些酷似动植物形状的食品更为小朋友青睐,没吃的孩子垂涎三尺。

城市小吃较农村土产小吃档次固然高些,有着五花八门传统手艺的可口食品。如油炸或油炒的麻花、油条、眉毛酥、油圈子、麻圆等。油圈子中间有一个大洞,便于用稻草串起带走。蒸熟吃的有糯米鸡、发糕、馒头、卷子、包子等。原“金陵酒家”坐落在常胜路、中山北路交会处,这家的包子大而松软,颇有名气。包子又分糖包子、肉包子,糖包子上面有一红点以示区别。烘烤的有烧饼,又作礼品用。另还有发饼、汤圆等。

记得家乡几次遭遇洪水时,灾后每人能分到少许发饼充饥,吃得也香喷、沁口。那时,进城市或上集市的人常携带小吃让家人享口福。我上中学时仍贪小吃,曾凭学校发的糕点票去位于人民路、中山北路交会处的原衡阳九如斋副食品商店买鸡蛋糕吃,但乡下同龄人难得品尝到。

小吃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更新,且日益丰富多彩。麦当劳、肯德基店遍及街面,而当年有的小吃已稀有,有的早已绝迹,成了回忆。现今不乏小吃,但很多并非天然绿色食料,对人的身体无益,特别是发育时期的未成年儿童少年受害匪浅,胖墩儿就是佐证。



曾经小院里的我们

■顾唐优

去年国庆长假,我回到从前住的老房子。老房子所处的小区是十多年前建成的,房子隔音效果不佳,尽管房间门窗紧闭,我仍能听见孩子们嬉笑游戏的声音。稚嫩的童声萦绕耳边,我心中落尘的往事逐渐解封。

那时,小区里的房子亮堂堂的,各家父母还是青涩的年轻人,我们还是懵懂的幼儿园儿童。孩子总是自来熟,我们很快成为了要好的朋友。每天下午幼儿园一放学,我们就聚集在小院中玩耍。说是“小院”,其实也不过是两栋楼之间的空地罢了。捉迷藏、鬼抓人、踩影子,孩子总能玩出不同的花样。我们中唯一的小学生——一位邻家姐姐,她总是带着我们读书、认字。地面就是黑板,大家都席地而坐,围在“黑板”周围。我们要叫她老师,偶尔她还会变出一些小红花奖励我们。她本姓“谭”,却让我们叫她“许老师”。她告诉我,每个人长大了,都要改名改姓,改成大人的名字。这个说法,我深信了许多年。现在想起她认真又天真的模样,心中总觉莫名温暖。

有时候我们在小院里玩蚂蚁,各种花招让蚂蚁惊慌失措,四散而逃,换来的是我们脆亮的笑声。当然,欢笑过后,我们也不会忘记投喂一两颗青豆回报它们。小院里能够带来惊喜的还有抓蜗牛。潮湿的季节,屋檐下常可以抓到蜗牛,看着它缓慢执着地爬动,我们显得特别有耐心。有时忍不住抓几只蜗牛回家养着,但最终还是于心不忍,把蜗牛放回了屋檐下。

孩子一玩便忘了时间。每至夕阳西下,远处就会走来一位年轻家长,余晖将她的影子连同怒火不断拉长。机灵的我们见她手里紧攥的小棍子,立刻缩成一团,躲到角落里。这位家长从我们中揪出一个倒霉孩子,怒发冲冠,提着孩子的衣领高声吼道:“怎么作业没写完就出来玩了?这么晚还不回家!”“啪”,小棍落在倒霉孩子的背上;“哇”,泪水从孩子的眼眶中不断涌出。我们往往幸灾乐祸地笑道:“又挨打了,真幸运。”第二天,倒霉孩子满血复活,神气地说:“我可不怕我妈打我!”于是我们都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。

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不知在哪个霞影绚烂的黄昏,我们都回家了,很少再出来。

后来,邻家姐姐初中毕业,考取了免费师范。后来,倒霉孩子上初中了,听说成绩不错。

后来,许多我不熟悉的家庭搬进了小区,为小区增添了新活力。

后来,小区渐渐老矣。

后来,我搬家了……

在小院里玩耍的孩子换了一批又一批,但小院里永远不会缺少孩子。十年了,小院里总还有一群四五岁的孩子玩耍打闹;小院里还是萦绕着“一二三,木头人”这样的欢笑;小院里的蚂蚁、蜗牛还是被捉弄,不得安宁。儿时听见“一二三,木头人”的口号,便知是小伙伴在呼唤。如今再听,总觉是岁月在感慨。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语泪先流”,现在那些在小院里玩耍的孩子我都不认识了,我只知道,今后在小院里玩耍的,再也不会是我们了。